



大宗師應病子藥神在知症知症神子知故孟子曰故而已矣易言幽明之故故是何物

至誠默識而神明通之則言有言無言分言合言其本言自根皆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之縣解也不則言人言天言天人合一不落有無皆有名失己亡身不質之知孽質券也

知則不爲一切瑣辨奧理所惑而我可以轉之不知則一端闇合而他端又紗縠矣突有破鋒蹠而慚形恐所不免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

### 炮三

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之天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眞知

郭子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一體之中知與不知相與會而俱全矣

劉云天之生猶言聲響綿綿者然養其所不知養字最妙向土一見永不再見晦其神識若無知然

所謂養也知有所待而後當如人用法隨所附會故曰未定在

陶云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師未成乎心者也不特死生去來是其影像仁義禮樂是其名相即知之一字亦兒孫邊事耳惟真人然後有眞知惟無知之知能登假於道然則無知之知亦濟道之冉箇矣而況於知乎

集云子思知天知人學者膚襲說過莊子恐人錯認不真故曰所爲者跡耳非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也不免兩概故曰有患復轉語曰庸詎

### 炮三

知吾所謂乎吾所謂眞知乃天人合一者也故復以天人不相勝結款

愚曰或以祖父兒孫比道之於法比空則之於今時乃拳影耳在人默會此非喻可喻也祖父生子孫遂爲分體而道則生之而與之同時者也且說無我備物爲體因物則而理物爲用本冥何言

郭云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威不尊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悚入水不怖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發假於道也若此

郭云直口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登高

不慄。言知之登至于道若此遠也。陸行而非避濡。遠火而非避熱。無過而非措當。故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而未嘗喪生。

李湘洲云不逆算不知其冥而逆之也不雄成不知其成而雄之也不暮士不知其爲士而暮之也。

枝云自此下歷狀古之真人是渠筆端造化獅滾逐門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洗脫人名言心道之習氣世人強爲配合注解何啻韓盧逐塊。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五 炮三

枝云自此下歷狀古之真人是渠筆端造化獅滾逐門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洗脫人名言心道之習氣世人強爲配合注解何啻韓盧逐塊。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孔子不夢周公

後得主者先

漢帝夢見金人

小兒被底偏嗜

彈指莫出女子

走一暮一本圓

奉旨偏保主人

懷不應高臺枕

子墮地。莫有

摸着半邊身孔

者應現頭粉胡

蝶作紙打蘭

噴噓。

白日李林甫

一夜數移臥處

誰求一夜之夢

桓與齊曰夢者人智所現醒時所制如既絡之馬臥則逸去然經絡過卽脫亦馴其神不昧反來告形離形之物便通前後所更奇者我爲汝夢汝爲我夢不聞二形或越千里不必相與應在數載或

關國運或驗道心然則夢可如神而以爲不如醒時失其解矣。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六 炮三

郭云與化爲體泰然而任之夫一生死耳又轉云

出入云往來云始終云受復總歸于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郭云與化爲體泰然而任之夫一生死耳又轉云

出入云往來云始終云受復總歸于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額去秋煖返

然似春喜怒適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

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

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

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國王斷縛子房

莊子鴻鵠燕鷁

且莫不悟舉一

公案若片桐室

王因甚落大

他沈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愚婆去。手舉曰  
一無臂。一無頭。

二俱跨好手。何

處不亂。成你道

是這人。是自滿。  
負石。般入。荷領。朴脫。

云。箕子名並餘。比干名商餘。司馬彪號夷中徒子。

云。不借。古對人。括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戶子。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豆。從豆。穀。麻。也。

一明。華亭復船。

知者忘言。原非

世論。不知單豹。

張良。建興莊子。

謝天否。問卷口。

春雷。雷震萬物。

有官。自善通人。

著破第一。

樂地吟。乃發升。

居連間。孰能全。

盡。盡是復活。

父一笑。濟浪去。

不言。花子亦化。

必至人。又非廢

真。相肆之漫例

也。某當曰。說入

瓶。从瓶無所辭。

一與不與原自

妙叶特地增之

使人奪勝耶。往

丁枯樹甘草復

活。一任花明花

落。親朋卻忘東

風。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清潤淳意。與乎止我篤。正容悟物也。悅。順巧者。連環也。

劉云。以刑爲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爲翼

知爲時。皆不虛造。好之也。只是一純一。

唐云。無好惡。無同異。無天人。故曠然而冥。

小修曰。刑爲體。殺盡安居也。禮爲翼。隨順世行也。

譚云。刑禮一顛倒。先王用刑制禮初心。彼此老觀。

破矣。看莊毒眼。殺字上加一綽字。便見無厭足。王

汝

炮三

九

四哥開演謂之真人。然則天人。乃專不入了生死。將謂有生死可了。與無生死可我者。誰堪作

宗師耶。齊公曰。既不能橫過而去。又不能直去。只得放肆。詬孔。看這事頭。

追。特地處。于陸而復故之。江湖以自爲家。今之以兩忘。

死。生命也。其有日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純用乾元。何處着肝膽血性等字。妙在說真人似說。唐陋人處。入泥入水。秘實顯權。正于似處描寫。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立竿者。水來而魚格矣。倒竿者。又驚歸登陸矣。

安得不譽廉無

以化其道。

一化之所待。將

為惟利竿弗

個影子耶。真知

化者。即一切是

化。何待之有。夫

慈愛而遷于物

之。所不得焉。本

自兩忘。何用又

況學乃學在實

所。後熟化城乎

哉。雖然。引不遇

曲。致板尾聲亦

是物之所不得

應。如存但諸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眞乎。泉

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响。叶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法藏碎金錄曰。愛盛懼衰。厭憂戀樂。只爲偏曲。在

已。故至道妙理。皆成大病。

譚云。不欲錮大宗師。以道之一字。曠心托出矣。

元公曰。此道不化久矣。卑者淪。齷高者墮。莽蕩。

野同錄曰。人以五行生。卽以五行死。道以六根賊。

亦以六根用。閉距不得。恃縱不得。中和中節。本自

兩忘。生死日。夜平常極矣。至誠無息。卽逍遙。

炮三

十

相和。

大學以應於結

知本。智得傳引

易利用。據正謂

貞坐無事。甲裏。

自謂無化。忽謂

危疑。許多忘

任。何處那。陞州

云。現成公案。放

汝三十。博你道

莊子。壞。未得

雖然。只一叶字。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七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

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

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云**言生死變化不可逃先擊無逃之極明必變之符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

忽已涉新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今交一臂而失之。

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便不化則

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冥。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

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不得矣此恆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矣

**程子曰死之道卽生是也。**

朱子錄范文正家書曰。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卽放心逍遙。任運來往。如此

心氣漸順。五藏亦和。藥方有效也。

所不知聖矣。然  
非可強止也。故

曰以明且如以  
生來死去爲聞。

是聖人強止其  
所不當者耶。笑

曰未免強而  
不此。

或問黑淵以入  
生死爲破戒者

僅以出生死爲  
破戒畢竟如何

成得佛耶。曰如

不可求從吾所  
好。可以有心求。

不可以無心合。  
境。紅顏兩邊。  
各自閑直下。  
或有說無者是

忘于大道也。大塊載我以形。又從凡夫分段生死。  
上頂門一針四個我字可悲可痛。自己七尺懶造  
物。驅之全然作不得主。故歸于寢地安之曰善。我  
生乃所以善。我死悲夫。有道者我載。造化不靠。造  
化載我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拈來便用。何勞之有。  
不知老之將至。逸個甚麼。不說斷滅相。日日萬年。  
息個甚麼。是以復有藏舟之喻。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 炮三

宗

十二

炮三

宗

十四

言物耶。莊子言  
不死不生。又言  
得吾生。是兩重  
耶。一味。窮須  
決體。勿過纏繆。

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  
先。而不爲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爲

深。先天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豨  
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  
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王得之。以襲昆  
蟲。禹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  
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舜得之。以相去。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孫、臯、韋、印、家

斗。昔之幾。夏后于東。卓。孤。一。作。塔。那。是。其。事。也。禹。夾。水。沖。南。山。名。禹。強。北。海。海。經。

妙。當。事。實。法。者。以。透。過。法。身。





爲震艮。大學艮震中庸震艮此動靜生死之幾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曾格致否疑始無始過反復關乃能不惑而享其本無動靜生死之天。

羅然恩威刀頭  
委須發冷涼  
始博明中一笑  
且如總无有分

出界廢殘機大  
宗師扮出貧病  
死喪看此者聞  
而無事應正恐

開在

滿酒與五中曰

多少流調止酒

間而無事莫更

山但得小常無

事佛祖猶是冤

家大舉斥破黑

山默照邪禪猶

招之曰更有事

在莫多不是

忙閒不得請

再看右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四人相與語曰

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

反者熟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

偉哉

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

曲僂

發背上有五管

頤隱于齊肩

高子頤句

贊指天陰陽之氣有滲

按從多而音移

其心問

通而無事

蹕蹕

先期

而鑑於井曰

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

曰

亡子何惡

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

正命得死所苟

怠不食言聖賢

豈相許

生死于我何

亦是此意

生滅死果如何

免罪歸山林

造化自有奧妙

身身妙且道

與羽溪所云未

生皆在裏計

合此三句。那一

句是禪子返源

曰。此須深

鈞曰。此是

無能作病死結

六字湊泊酒脫

曰。此須深

無能作病死結

六字湊泊酒脫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於父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段話未生前皆在裏許。

劉云又以前偉哉爲問者語發明陰陽大父母去

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段話未生前皆在裏許。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一作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爲鎔錫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

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

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

然寐蘧然覺重括出善否生二語與

三十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

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以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戶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

家語曰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可

悟沂風雩是禮意也而狂者專襲其倚門而歌

乎

須云問疾之外復出此一段奇甚若徒諱弔死淺

矣從夫子聞之畫出編曲鼓琴於子貢之前又從

三十

如樂即易委述

即樂打鼓弄瑟

登二譜不及社

人去後無可謂

其聲要昭爲方

音以病爲樂

聞者悲涼慕昔

感懷不捨身入

如樂以殘誰賦

人乃希吳天而

申因其法命令

晉師已往如顏

平原餘髮猶流

闡勸也傳曰使

死者反生者不愧其言可謂

生者反生者不愧其言可謂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音換。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郭云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釋形

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世情之通累也。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

### 炮三

二十二

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指孔子。世或執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冥其所寄。以遡其遊外弘內之道。則莊子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劉云前兩段問疾。一言死生之變。一言死生之理。至此弔死。獨言所以不死者。

月峯曰。禮意猶圓。阮籍謂禮豈爲我輩設。則太放。潛艸曰。禮運云。禮本于大。伊陽伯曰。主一之謂敬。忘敬而無不敬。是禮意者。知止而大安也。

潛歸曰。老子言禮與儀爲類。孔子之禮。不與儀類。

答曰。孔子使子

杖云。此夫子解其禮意也。原始反終。故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朝聞夕可。猶有疑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陶曰。池沼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忘道而已。晝定內外。豈通方哉。

### 炮三

二十四

正曰。統天御天以養人者。聖人也。竭人侔天者。君子也。畸人侔天者。狂狷也。人先不肯學道。及乎以聞道。爭戮。爭時。則又不肯忘道。尹諧潘正。帶累多少。

杖曰。季禿翁未嘗以才識膽全予人。杖人獨以三字全予莊子。次則孟子也。如曰丘天之戮民也。千古上下。誰敢用此戮字。加於孔子。如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惟孟子能言之。無此毒手。何能殺活鼓舞。

愚曰。莊膽小。孟子膽大使。莊子見當時之國王。則

答曰。軒轅所傳。又

真臘問曉人是

白遺耳。號呼收

人好禮之教於

故合隱怪極黑

告子爲廢廢而

以生死辭之乎。

更遷謂孔子得

子貢告崩而後

形余得笑之今

乃叔同貨殖情

真足以生死

是真天命也。子

真事秦戶而子

之山始立。固將

一擊乃以生死

鑑矣。餘不可觸

猶不昔學何妨

也。遺耳。號呼收

能相通而人我

何旨耶。貧富不

能相通而人我

之山始立。固將

一擊乃以生死

鑑矣。餘不可觸

猶不昔學何妨

也。遺耳。號呼收

能相通而人我

之山始立。固將

逃之不暇。敢犯此鋒哉。莊子不過慣討便宜。閉門造著乎莊子。出首孔子今日卻

逃之不暇。敢犯此鋒哉。莊  
作活繞火爐邊說大話耳。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劉云。死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然若身化爲物以待之。苟非無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之間。適可如此。

譚云人哭亦哭。世外達人原只是一嬰兒。情事夫已有所簡者此也。嗜欲不深歌哭難免人天之事。不得良友切磨。憤憤一生是篇纏綿儻匹三致意。

焉學道者其可輕視臭味哉。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報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望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籜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唐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噭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齊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于上古而不爲老復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志譜曰得說通也誠也無薛曰許由寄堯之外臣見堯之能外天下大宗師中以許由寄堯之外道見堯之能忘仁義須知意而子與許由正互相整故借而點出乘成者合乾之時乘時成而隨遊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是回化請從而後笑翁曰子實往右賓曰屢空貨殖孔子貞之見贊曰蘭入道以資曰一個春香也一個秋香是回化請從方顧赤反弟向來都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固益矣。曰：何謂也？曰：四坐忘矣。仲尼歎然曰：可謂坐忘。顏淵曰：童子枝

不見道別舞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負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豈

曰回々忘矣。何以跋然曰。但謂之忘而已。而謂之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

此皆利名  
者。命也。夫

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或曰意而子問與坐忘

虛舟子曰。各理掀盡。止此一寔。一眞。曰命也。夫表其窮盡而至命也。天乎人乎。非衰頽語。求其至此。

集云。顏子心齋坐忘。乃自通一消息。夫子曰。果其賢乎。猶恐坐在無事甲裏。拈一同字。不落邊際。何處着個好字。所謂一化之所待。安得有常。即是無住。生心正與他枯木上生花。夏時殷輶周冕韶舞。此時卽已密付。請從而後猶云末後句也。異日子

極者不得痴兒飯袋破矣不死不死之法身亦推倒矣若歌若哭寄其自得歇菴曰莫之致而至孟子賅矣求其根柢予奪不可得遂曰是殆有眞根柢予奪之者歟非以天司命也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卽理爲性卽性爲命

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可見坐忘後忒殺精進在韓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之有程純公曰公體道約公曰學者知求道難求道矣能得師難得師矣能自見難自見矣善用其心難善用其心矣忘見難忘見矣亦無忘見難

俱窮俱盡三歸于一而一者茫然無不在則命亦不立君靜方公巡漸時天台祠會舉石質此條且問命亦不立是何等地位藜羹鼓琴曳緹商頸與南薰解愠袞衣歌幽有殊趣否一者茫然無不在豈懸指一影事哉文成曰道家說虛從養生來佛說無從出離生死來聖人只還他良知的本色更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不着這些子意。曾知莊生自破佛亦呵無乎。生死晝夜本自安順。素位時措學誨絃歌。正是行起解滅。何用帖一命字作弄放慇耶。



## 應帝王第七

三一曰中庸末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張南軒曰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莊子只以一應字攝

之肫肫浩浩淵淵時出鏡波天光不容擬議杖曰莊叟欲帝王以神化移換人之肝肺而

歸于無爲乎世風日下矣君道全在師道中惟此退藏于密乃能吉凶同患南北中央之

宗本自不死又何憂焉

齒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齒缺因躍而大喜行

炮三一 慶

四不知之鑒乎智缺老漢明

齒缺牙曰候忽兩枚缺齒畢竟歸泊深浅王必生見落井拔去其耳盡水下甚過無名末季成感不出喪宗然後告報曰鑒

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

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薛云不曰天而曰非人恐無聲無臭又落在窠臼

中也猶中庸曰爲物不二回互一字耳未始出于非人猶云任天不過如此知始入于非人又掃卻任天者正神于盡人卽天者也

杖云蒲衣子不知王倪之四不知卻與齒缺鑒渾沌而四不知惟有帝孫中

沌之竊又誰知蒲衣之子敗露無能蓋覆哉又曰帝王之治以嚼飯睡眠爲事則不知有天下而治

天下也又何如牛馬之自放哉渾沌之民且不知辨牛馬何知有人與非人者不知蒲衣子聞此亦雀躍而喜乎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螽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者而已矣且烏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一蟲之無知

高皇曰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奸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故以衡稱此聖人所以易簡而確能其事也

杖云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未嘗不欲確乎能其事者而纔欲以法令教人則未免如使螽負山也此中全在密爲指點耳出經度人者又何嘗不是教中云雷鼓不鳴歲神鬼神帝有

出漢東西享南豐北則貴定釜鑄新水與混沌開闢而制人地時當分之衣食庶幾過日享天究竟告報穿五壁蔽者日盡此一隅行牛馬行是天下當家兒者欲迷人狂醉百骸便忘有我愛者不放故在玉體者生四肢不曉朝不受禮達固必誣憲不得言方外何論最愚者曰論最多矣對老子不得誣憲必誣憲不得言方外何

炮三一 慶

三十

知萬物貴六街唯靜無聲

牠是日光正午常打三更疑始無姑久矣吾吞若曰誠能其事則治天下是數道也後與只

好自失而走遠一喝未始出于非人解透一喝又來始入于非人決不是敗壞無事阿消成神鬼神帝有

天根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為荀子陳經

正曰。豈天下者。  
我不知此身之  
為我程正公曰。  
他人爲能公無  
証乎。漢書曰。有  
奇特事。每夜坐  
室中。有光。正公  
曰。國亦有奇特  
事。請問正公。

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  
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  
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埌之野。汝又

何爲一作解。音詣。註。解見也。注。本  
爲智。謂古文爲字。作此。當以此而說。以治天下

果淡漠矣。何故  
又厭。雖移曰髮。  
植于頭目以施。  
芝甲。甚子。指月。  
以矯之。本自不  
厭。自無私。安  
若山。原水。觀者。  
只爲厭。憮。  
杖曰。何感是淡  
漠。樾。要。心。心  
便。不。淡。嫌。委合  
氣。使。不。淡。嫌。  
委。相。物。心。已。私  
焉。這裏須天根  
自信始得。

其心鳴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  
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矯其心哉。  
錢緒山曰。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  
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窮索聖人之  
微。而養內者遺外。

羅念菴曰。無樂乎專內也。求豫于外。則以此先之。  
故歛攝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  
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  
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尼山告顏冉諸子。皆  
指其時與事示之。未嘗處處說寂。未嘗避諱涉于

事事物物與在外也。

野同曰。人知曹參以黃老治齊。爲順物自然矣。知  
武侯以申韓治蜀。爲順物自然耶。人知濂溪判分  
寧。爲順物自然矣。知攷亭守漳行經界。爲順物自  
然耶。

白白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賈誼過秦論。歎仁義  
不施者也。以武一切。用文持之。陸賈說漢高。所謂  
不可馬上治之者也。王安石初慕孟子。又慕商鞅。  
欲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以致亂。則不知順  
物。自然而然。自私其智耳。

炮三一 慶

三十三

二十四

其心。鳴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  
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矯其心哉。

錢緒山曰。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  
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窮索聖人之  
微。而養內者遺外。

羅念菴曰。無樂乎專內也。求豫于外。則以此先之。  
故歛攝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  
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  
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尼山告顏冉諸子。皆  
指其時與事示之。未嘗處處說寂。未嘗避諱涉于

王。總。是。齊。高。魏。  
高。恩。日。淡。而。不。  
根。者。誰。  
而。反。與。吳。夷。齊。  
與。隨。事。變。寬。郭。  
非。外。事。附。理。應。  
復。基。非。內。增。問。  
英。夷。如。何。是。寬。  
郭。非。外。莫。曰。問。  
一。苦。百。也。無。妨。

白。袖。何。是。寂。寥。  
非。內。曰。觀。對。聲。  
色。不。是。鮮。手。他。  
又。問。長。沙。沙。照。  
日。曉。之。增。進。後。  
之。憎。又。問。趙。州。  
州。作。麼。僵。勢。又。  
法。百。聖。聖。製。作。  
法。百。聖。聖。製。作。  
法。百。聖。聖。製。作。  
法。百。聖。聖。製。作。

因。是。足。爲。王。況。  
正。弟。子。功。勳。本。位。  
正。弟。子。今。薄。友。接。  
正。弟。子。今。薄。友。接。  
正。弟。子。今。薄。友。接。  
正。弟。子。今。薄。友。接。  
正。弟。子。今。薄。友。接。  
正。弟。子。今。薄。友。接。

炮三二 慶

二十四

杖曰。問治天下。呵爲鄙人。不太反常耶。反者道之。  
動。此正莊子之不經。而別出六經之大本乎。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易。技。係。勞。形。愧。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  
便。執。簾。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

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利。那。徒。卒。那。愚。那。才。许。變。機。  
本。義。曰。天。德。不。可。爲。首。嚮。疾。彊。梁。而。可。以。學。道。乎。

月。胸。開。足。本。  
是。至。足。卻。任。安。  
有。變。臺。三十。  
年。禱。督。既。已。告。  
祠。却。來。齊。富。聖。  
居。曰。從。天。降。下。  
貧。窮。從。地。湧。出。  
富。貴。你。遇。天。不。  
能。蓋。地。不。能。載。  
底。還。作。此。計。較。  
底。大。宗。師。應。帝。

曰。百姓不能以

此。便。遭。一。撻。

已。老。武。帝。好。

鴻。唐。曰。文。帝。好。

老。而。臣。尚。少。景。

帝。好。武。而。臣。好。

文。陛下。好。少。而。

臣。已。老。武。帝。便。

死。了。機。沒。暗。開。

聞。此。便。遭。一。撻。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物。徹疏明屬垣之耳，察淵  
之目，而可稱學道不倦乎？聰明人主，毒氣足以土

**崩瓦解者可以省矣**

石公曰舜放四凶。舉八禮。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即是無爲。

杖云以何功則能蓋天下以何化則能貸萬物而  
極難題目與陽子更是勞形怵心作不來也。不如

各撒手罷休去。免使列子與季咸再三撈攏不得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溫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才皆在廟上。鄉

富以度量耳。

此巨源之爲其

妻也。郭泰見

袁闇實不輕便

見黃忠曰。弟

之不消治之不

消。此林宗入叔

度之登耶。

大慈弟塔子

相曰。法性不寬

沈澗不闊。生死

命根不斷。佛法

知見不忘。安能

四肢着地。入泥

入水爲人。耽華

始自愚既已踏

圓機。製其精而

去之。復自力以

浮囊。改水刑

相曰。法性不寬

沈澗不闊。生死

命根不斷。佛法

知見不忘。安能

四肢着地。入泥

入水爲人。耽華

始自愚既已踏

圓機。製其精而

去之。復自力以

浮囊。改水刑

相曰。法性不寬

沈澗不闊。生死

命根不斷。佛法

知見不忘。安能

也。淵默水當無心順物。雖流之與止。貌桓之與龍躍。故常淵若。略舉三異以明之。波流九變而居極者。自得也。今季咸見其戶居而坐忘。則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則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

程子曰。百官萬務兵革之衆。蔬食飲水樂在其中。

萬變俱在人。在我都無一事。此感中常寂良背之學也。

晁文元曰。我願以無所住之心。退藏于密。令人不知。

李士表曰。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機以動微可見而言。未始出吾宗。則示無所示。彼之起心役見有盡。而此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見吾三機猶立我也。虛而委蛇。我亦忘矣。古帝王蕩蕩無名。以此。

湘洲曰。林虯齋謂至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余謂太冲莫勝。是動靜互融。豈得以半言之。託無相干。有相之間。季咸有心而感。故每入

矣。則知守雌。

莊曰。象爐無雄。

美則爲惠施存。

皆曰。見壺子無心而應。故每至皆曰。示

兒易曰。得陽節之多者。莫如范蠡。霸越子房。椎秦

而一托鵠夷。葬黃石。則天下謂之知雌。得陰節之

多者。莫如衡山學道。陽城。穀默而一爭國本。裂白

麻。則天下推其雄。分蓋能爲雄者。乃能爲雌者也。

杜云。列子但能既季咸之文。而未既壺子之寔。參學宗

趣。大都如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愚曰。天文地壤。一互換。而太中持平。乃以委蛇化

之。正謂中不定。中平莫執平。而時乘也。一壺玄酒。

咸亦但能既壺子之文。而未既壺子之寔。參學宗

杖云。列子但能既季咸之文。而未既壺子之寔。參學宗

咸亦但能既壺子之文。而未既壺子之寔。參學宗



初正法眼齋

云成有大問你

父作孽生聖使

喝云誰知吾

正法眼齋

日面混沌死與

正法眼齋

跌倒過滅卻聖

便作禮且道士

正法眼齋

日面混沌死與

正法眼齋

跌倒過滅卻聖

是同是別

是誰作禮

正法眼齋

跌倒過滅卻聖

是誰作禮

正法眼齋

凌滄虛曰應世不符出世之心量帝王祇雜霸耳。虛舟曰能出世乃能入世能入世乃真出世此無身有事之雙化也卓吾曰用世超世不可騎兩頭馬此論其事與時位耳折中曰竭兩用中藏天下于天下此聖人之鏡也然非兩末肯翻一遭上下錯綜一周安能明百家之長短確然不惑而隨時隨位事所當事乎有開必先俱不得已杖曰天命之性卽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卽神動而天隨也修率而莫顯莫見卽淵默龍見機發于踵也慎獨致中和正虛而委蛇無不藏無不應也予懷明德天載無聲臭非渾沌而何于此透過晦昧之空始可冥天命之性而率之不則倏忽一念迷已逐物爲聲色所轉斯失其天命之德性矣雖鑿以報德又安得有死地爲倏忽所鑿而死者則非渾沌也莊生特憫世人之迷已逐物爲聲色所轉流浪生死而失其天命之宗耳悲夫縱鑿者心全在儻忽處指點。

炮二十一

四十一

炮三十二

四十二

凌滄虛曰應世不符出世之心量帝王祇雜霸耳。虛舟曰能出世乃能入世能入世乃真出世此無

身有事之雙化也卓吾曰用世超世不可騎兩頭

馬此論其事與時位耳折中曰竭兩用中藏天下

于天下此聖人之鏡也然非兩末肯翻一遭上下

錯綜一周安能明百家之長短確然不惑而隨時

隨位事所當事乎有開必先俱不得已

杖曰天命之性卽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卽神

動而天隨也修率而莫顯莫見卽淵默龍見機發

于踵也慎獨致中和正虛而委蛇無不藏無不應

也予懷明德天載無聲臭非渾沌而何于此透過

晦昧之空始可冥天命之性而率之不則倏忽一

念迷已逐物爲聲色所轉斯失其天命之德性矣

雖鑿以報德又安得有死地爲倏忽所鑿而死者

則非渾沌也莊生特憫世人之迷已逐物爲聲色

所轉流浪生死而失其天命之宗耳悲夫縱鑿者

心全在儻忽處指點。

正曰南帝識王北帝情君中央黃庭正位居體務

真黃婆和嬰姹換名字耳以精氣神言之精神皆

氣也精足則神氣足而精氣又統于神三本兩交

而中五藏六此臟腑經絡之符于易度者也上二

經有原而心無原以心不用而用小心也肺中爲

心主之宮北橫司焦火之命五臟五志互制互養

醫家以心爲君火命門爲相火道家以命門爲君

火心思爲相火一身茫茫曾鑿過否何以善待耶

潛老夫曰小心命門火根于腎北坎也以表種識

君火屬心南離也以表分別之誠精無人以水體

內景也神無我以火無體而因物爲體外景者也

腎水好下流故引種智使其旋下而學事水火交濟剛

柔互克陰陽和平顯仁藏用此所以享精神之聖

也故曰心之精必親己而疎物心之神必用外以

爲內因其親己故引其專直精入以會通之因其

用外故引其遊六合之大以含養之學者偷心頓

歇豁然寂歷同時又何有內外中間之膠分又何

有不在外不在內不在中間之無着乎疑始無始

悟入還須悟出南北坎離之用中原不可須臾離

正曰一身之內大杜撰耶兩間義古操作一圓從乃太廟達耶爲試問心不用而用心一小器而用小心一器而用火一香爐氣利智與分別智一香港舊待否眞歸德古鑒得死否正也惟忍使長乘孤注火難堪活計攝生登朱則透禹劍形氣難免出勞此無故者口傳記日同了落了直下請身請君更盡一杯酒西去陽此如來曉死是易非惟心九極落無深淺極極太極落有此西天有見柱枝子來報曉

以明之。不悟心  
所以心則執定  
太極大命爲宗

非心外有法那  
即知萬法歸一。

出世一爲虛無  
則是無因外道

來專宗自然則  
是冥諸自然外

道矣。禪解因緣  
即是凡夫輪迴

次老莊通書。作  
無爲。骨肉得

他來耶。林正色  
止於姐弟衣冠。若與反復從

來。免送月終。皆不勝同慨。自適。自存。

以明之。不悟心  
所以心則執定  
太極大命爲宗

文子曰。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此質論也。以費表隱言之。大氣舉地于天之中。以濁藏清而人受中以生。非一大微耶。天動也。躍體圓轉。不息。而秩序不紊。地靜也。而氣舉四游。時時發生。萬物不落動靜之理。卽在一靜一動中。寧別有耶。禮曰。人者天地之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必物。物而呼之。具。督。卒。荒。矣。然而神明統御。豈言所能及哉。廣深密經言證。自證分白。淨識爲九識。約爲八識。而五根歸于三細。則分別識。思量識。含藏識也。姑割截而繫出之耳。寔一心也。總是阿賴識。總是

## 炮三

四十二

## 炮三

四十四

如來藏地水火風轉于空而用于見。識皆氣質也。皆靈知也。聖人貫混闢虛實形神而明。此中理。旁通卽化其氣質而泯于中節之用矣。盲修欲滅之偏狂則委之皆非中也。玄談超人而又超天。超邊而叉超中。李蔚贊曰。層累架牋。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果然乎哉。噓噓。天竺以生來死去爲參。外道有無四見。矯亂不可究詰。故佛明心宗以正之。又悲世溺情欲而濁智流轉也。故提惟心子識之上。此是離微折攝化相爲妙之機。張士特所謂。按析解剝也。世士不達佛之因時說法。而一心

爲宗性不壞。相事理不二。自己于身心天地參兩

貞一之故。一生羣。賢者循牆未能窮盡。何惟其爲清涼大洪難而外之。不卽被天下老和上舌頭講淹殺。蠻蠻無吐氣處。甚且莊攘夸魯互相欺販。佞闢皆非。而莊亦受冤矣。用心若鏡。埋沒多少。

陳丹衷曰。莊子隱吐閒氣耳。應帝王云。云猶禪立君臣綱宗也。往蹇來碩。利見大人。隱不自隱。豈犯正位。曾知大林寺之啞鐘。天皇寺之畫像乎。杖人舉孔提莊。衛道苦心。其誰知之。

後漢書卷之三  
拾遺錄卷之三  
一坑埋却  
逃得摩下手一  
箇死字。嘗試壓  
古德云未得倒  
入處。須持信入  
處。許得僧人處。  
須得翻出處。且  
聞本無出入者  
是何禪耶。固知  
道不得底。確道  
得。也是同坑無  
裏。要發財別要  
時。不待人無名  
人。曰去汝鄙人

口一齋遺一齋  
美段秀觀否矣  
藝大心字你這